



清华园的风骨

胡钰

2020年初的清华园甚为安静，从春节到春天，鲜见学生，更不见游人如织。沉寂其间，难得专注而持续地看学堂春雪飘扬，看荷塘水暖鸭知，看满园玉兰花开，看礼堂草坪转绿，看到这个园子的无比美丽。近三十年待在这个园子里，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看着看着，看到了这个园子的更多味道、气概与品格，或许以“风骨”称之为恰。

这个园子历时三百余年，初属于清朝康熙帝三子，后属于道光帝五子，乾隆帝多次来此园并留有诗作。八国联军进京后园子逐渐荒芜，直至1911年清华学堂在此开学，为这块土地注入了新的生机。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再到清华大学，一批批鸿儒学者在此任教，一批批青年才俊在此就读，清华园由此从皇家的花园变为知识的花园。

记得一次雪后在大礼堂附近漫步，看到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摆着一束花，显然刚放不久。虽略显干枯，但在白雪的映衬下，依然鲜艳。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院，旨在“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陈寅恪先生代表研究院同仁于1929年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已成经典文字，成为清华学人心中的烙印。其文开篇即说：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闻一多先生纪念碑

“士之读书之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其文结语更是意味深长：“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为清华学人的学术品格，也被写入了2014年颁布的《清华大学章程》。

顺着此纪念碑向北走不远处，是闻一多先生雕像。先生手持烟斗的坐像后墙上，是他的一句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

民。”当我漫步到这里时，同样看到了白雪映衬下的一束花，依然鲜艳。闻一多先生1912年至1922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才华与血性并重。想当年“五四”运动爆发期间，他就手书岳飞《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口，在美留学期间则写了荡气回肠的《七子之歌》，至今传唱。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在清华园读书期间，还与同学们策划过话剧《失落的烟斗》，以梦境来讲述一个在校生与闻一多先生的对话，现在想来，也算一部“穿越剧”了。

从闻一多先生塑像向西走就

是水木清华荷塘，水边坐落着朱自清先生的雕像。先生面朝东而坐，右手轻轻放在腿上，清瘦而洁白，静静地注视着春去秋来的荷塘和充满活力的学子们。每每看到这座雕像，想到先生临终前不到50岁、体重不到80斤，但仍坚持中国人的气节，坚持学术上的追求，就感慨万千。在1948年上海文协和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举行的追思会上，鲁迅夫人许广平说：“我从追悼文字中，发现朱先生两句话，一句是他死前说的：‘不要忘记，我是签字拒绝美援的。’这表示他保持中国士大夫威武

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还有一句话是：‘我要向青年学习，但时间不许可。多给我时间，慢慢地来。’这是说，他并不夸张，切实，肯跟年轻人一起前进，是有前途的。”朱自清先生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十六年之久，对清华的感情是细腻的，散文《荷塘月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之一，也成了清华园最好的“广告”。先生对清华精神的理解也是深刻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这许多学者，清华人文学科研究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清华园有了自己的独特风骨。1988年，在清华举行的“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清华学派”的问题，后来，清华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著作《释古与清华学派》，系统总结了“清华学派”的学术思想及风格，其中的许多论述发人深思：“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学派’结束了它在清华园的历史，但它依然活着，并且发展着。”今天重新解释传统，“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为了给现代中国人乃至人类‘寻找精神家园’。”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曾许多次在清华图书馆老馆遇见在

那里读书写作的徐葆耕老师，他那种投入、满足与快乐的感觉溢于言表。他研究清华人文传统，既发掘其穿越时空的丰厚价值，也反思其不足与发展。在他看来，历史上的清华精神中缺乏形而上思维是一个弱点，而当代社会上一些卑微人的洋奴思想与浅薄的市侩气息也在渗透进校园，会导致清华优秀传统的失落。在交谈中，我能清晰地体会到葆耕老师的忧虑，更能感受到他勤奋地希望从清华传统中找寻答案的努力。

吴宓先生曾说：“传统=现在中的过去。”对国人乃至人类来说，传统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知不知”的问题。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日新月异，

但精神世界却大致稳定。精神的追求与特质依然如百年前乃至千年前。更重要的是，许多物质冲突源于精神冲突，解决观念之争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不论是世界的和平还是内心的和平，均是如此。如何以历史构筑现实，以精神构筑物质，成为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

2020年元旦前，张克澄兄来办公室聊天，带来他的新著《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讲述了他的父母张维、陆士嘉和许多老清华人的故事。在这段安静的日子里，在清华园的办公室里，仔细读此书别有味道。

陆士嘉当年去申请德国哥廷根大学力学教授路德维希·普



荷塘边的朱自清先生雕像

朗特的博士生，得到的答复是“东方人数学不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但她就是不信邪，刻苦自学，通过了特别考试，成为普朗特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的学生，且是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女学生。有趣的是，冯·卡门是普朗特的第一个博士生，而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师从冯·卡门，因此有人曾开玩笑说陆士嘉是钱学森的“师姑”。新中国成立后，张维、陆士嘉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

令人感慨的是，在后来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时，陆士嘉获得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等七人推荐，但她得知后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写信表示不参加，把名额让给年轻人。还有五十年代工资定级时自己申请自降一级，单位配汽车也不坐，等等，许多举动，仔细读来，切感何为“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切感清华人之风骨。

书中还讲到了梅贻琦、蒋南翔两位校长和“清华香肠”的故事，让人对清华文化中注重内修、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内涵有了更生动的理解。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发现随着清华地位上升，学校中有人开始表现对他人的不屑，就告诫同仁说，清华香肠好吃，清华人都知道。须知大街上也有卖香肠的，我们不必到处去宣传，

外人在尝过清华香肠后便知清华真正的味道。

蒋南翔担任校长后，发现有清华学生到了工作单位骄傲自满难管理，就给同学们讲，到了新单位，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要放下身段，虚心向老同志、工人师傅学习。真要是有一本事，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得到大家的认可，那时知道了你是清华毕业生，你就给母校争了光，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你就是“清华香肠”！

读这些故事，我不禁会心而笑。在2019年底的“新生导引课”最后一节课上，我用现在学生们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期待，即“行跳形不跳”。这些00后的学生可以说是21世纪的“清华香肠”了。

这本书里的清华人物很多，故事很生动，也很细小，但却是“一滴水中见大海”，可以看到清华人对学术的追求，对“俗谛”的淡然，还有对祖国的热爱。这些清华传统中的人、事与精神都成为当下清华的组成，依然在影响着一届届青年学子。

事实上，自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起，就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从办学原点起，清华的精神与文化逐渐沉淀日积月累，百年后成为这个园子的最大精神财富，水木烙印则成为许多


清华学子的共同特征。

1912年首任校长唐国安说：“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感情是无比深的。毕业于清华外文系的季羨林先生曾说：“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其实，对许多清华学子来说，Tsinghua is not a real hometown, but is really a hometown.

1924到1928年担任校长的曹云祥说：“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清华学子对国家的感情是无比深的。徐葆耕教授就认为，“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

一个世纪来，许多清华人的言与行、思与情，点点滴滴汇成了清华园的风骨，如果用陈寅恪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语言来说：发扬真理，爱国爱民。

或许，也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知识与爱。

谨以此文庆祝清华大学109周年校庆。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